

胡天雄 著

素问识

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

素问补识

胡天雄 著
胡静娟 协助整理

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本书是继日本汉医多纪元简父子《素问识》和《素问绍识》之后的又一部研读《黄帝内经·素问》的笔记型著作。

本书阐发《内经》精气学说，纠正误文错简，选择《素问》中的疑点难点，多方考证，加以诠释。凡历来注家争论不休的问题，本书则据本经而参之它经，证以成训，以定其是非；凡辞义艰深不易理解的问题，本书则深入浅出，详加剖析，务求通其辞义；凡多纪二《识》中的一些识有未及、见或不周的问题，本书亦一一为之补正；其因年代久远，文残简脱，理不可通者，则阙疑存殆，不作强解。凡所辨难，言必有据，独立思考，不泥旧说，是本书的一大特点。洵为学习研究中医基础理论者及有志深造的中医临床工作者和《内经》爱好者的必读之书，也是高等中医药院校师生研读《内经》的重要参考资料。

素 问 补 识

胡天雄 著

胡静娟 协助整理

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西直门外北礼士路甲38号)

北京市卫顺印刷厂 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发行

开本787×1092mm¹/₃₂ 印张13³/₄

字数 293 千字 印数1—4 200

1991年6月第1版 1991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5067-0298-3/R·0253

定价：7.40元

吴 序

《素问》之名，始见于《伤寒杂病论·序》，其言精奥，其义弘深，系去岐黄未远时人，祖述岐黄遗意所作而为医者所宗，故医有岐黄家之称。其书自梁·全元起《训解》后，唐有杨上善《太素》，王冰《次注》，明有马莒《注证发微》，吴昆《素问注》，张介宾《类经》，清有张志聪《集注》，高世栻《直解》，张琦《释义》等，其中发隐就明、尘句为显者，固属有之，而随文敷衍、牵强附会者，亦复不少。如《平人氣象论》、《刺齐论》之“解体”，《次注》谓“寒不寒，热不热，强不强，弱不弱，体不可名”，病人平人，扑朔迷离。《决死生论》“足厥阴也”注云：“谓肝脉也。在毛际外，羊矢下一寸半陷中，五里之分，卧而取之。”“足太阴也”注云：“谓脾脉也。在鱼腹上越筋间，直五里下，箕门之分，沉取乃得之。”与《气交变大论》、《至真要大论》“冲阳绝者，死不治”，“太冲绝者，死不治”，分路扬镳，欠于一致。《阴阳应象大论》“因其衰而彰之。”《类经》注：“衰者气血虚，故宜彰之。彰者，补之益之而使气血复彰也。”不知此衰字是承上文“可待衰而已”之“衰”字而言，是指邪气衰，故曰“因其轻而扬之，因其重而减之，因其衰而彰之”，与《疟论》“因其衰也，事必大昌”同义。《调经论》“阴阳喜怒”、“喜则气下”二语，注家有以“阴阳”为男女房室的，有以“下”字为“缓”字之误的，统未注意上下文结构，不知“阴阳”为“悲恐”之误，“喜”为“恐”之误等，不一而足。

胡君天雄，博问强识，见微知著，积多年教学阅验，朝勤夕思，旁搜远绍，探赜索隐，推陈出新。仿多纪氏乔梓二《识》体例，著《素问补识》一书，集各家之长，补其不逮，言简意赅，辞清理达，条分缕析，指归明显，择精语切，疑义冰释。如《玉机真藏论》“出食”条引《释名·释言语》“出，推也。推而前也”云：“出食，盖即推食之意，见食而厌，故推而前也。”《阴阳离合论》“搏而勿浮”云：“勿浮、勿沉，义皆难通，‘勿’字当是‘为’字之烂文，古文‘为’字作, 字残缺左半，则右半酷似‘勿’字也。”其它如“阴阴者，天地之道也”，引《刺节真邪》“阴阳者，寒暑也”为释；“因于气为肿”，引《广雅·释言》“风，气也”为释，均发前人所未发，引一例百，难以枚举，岐黄真旨，开卷了然，其贡献于医林者大矣！读稿既竟，谨书数语以赠之。

海门 吴考槃

一九八八年十月于南京，时年八十有六

李 序

《黄帝内经素问》乃中医之本源，故自唐代王冰次注以降，千百年来习读考究者代不乏人。高保衡、孙兆、林亿等校正于前，吴鹤皋、马元台、张景岳、姚止庵等注释于后。簸扬其糠粃，淘汰其砂砾，探隐索赜，阐明蕴义，嘉惠医林，泽及苍生。

然赘词错简，阙文疑字，真赝杂揉，是非难辨，歧解纷纭，仁智互见，非博览群籍、考究精湛者莫可厘定。日人多纪元简父子之《素问识》及《素问绍识》博采精选，融会众家，不臆测，不杜撰，谨严法度，实堪效法。胡天雄教授仿其体例，补苴罅隙，此乃积数十载教学与临床之所得而潜心精审之，使之正本清源，钩沉启奥，返朴还真，释凝通滞。几移寒暑，终成《素问补识》，考校精详，引证确凿，堪称“一语天然万古新，豪华落尽见真淳。”是书问世，于研习《素问》及应用临床者，必大有裨益，因乐为之序。

李聪甫

一九八九年孟春撰于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，时年八十有五

项 序

《素问》一书，文辞古奥，言简意深，加之成书去今久远，误文错简，所在多有。自梁·全元起以降，注家近百，皆详注疏、正音义，而能广征博引，考证讹错，发皇古义，切于实用者，为数尚难多觐。长沙胡天雄教授毕生钻研岐黄，探赜索隐，孜孜以求，于《素问》一书，尤多心得。他推崇日人多纪元简父子所撰《素问识》、《素问绍识》，认为两书博采众长，取材严谨，释言训义，多能阐发经旨。但其未见之书、未采之文尚多，遂发奋执笔，如琢如磨，数年如一日，著成《素问补识》（以下简称《补识》）。是书阐发《内经》精气学说，更正《素问》误文错简，并择众说纷纭之疑难处，详加剖析，既博采古今注家之言，更立自家之主见，以使正误分明，从舍可辨，诸多疑窦，涣然冰释。以下就个人初读所得，将《补识》之特色，略作勾勒：

精气学说作为《内经》的重要理论之一，散见于有关各篇，《补识》逐一为之疏证，若合符节。其认为《内经》精气理论自成体系，论生理则精气与形体相统一，精气为阳，形体为阴，精气与形体的紧密结合，标志着机体的健康无病。论病理则精气与邪气相对立，精胜则邪却，精却则邪胜，精气与邪气的斗争，贯穿于每一疾病的全过程。又指出《内经》的精、气、神三者同是一物，精即气，气即神，可以混称；后世精、气、神的严格区分，则是来源于道教经典。故前者是哲学的，后者是宗教的，二者不可紊淆。并批判了后世注

家关于“精属阴”和“精为精液”的片面训释。诚发前人所未发，揭示了经文原旨。

《素问》基于历史原因，误文错简，屡见不鲜，凡可考证者，《补识》多为之更正。如《厥论》“阴气盛于上则下虚，下虚则腹胀满。”“上”字诸家聚讼纷纭，《新校正》则直指出：“焉有阴气盛于上，又言阳气盛于上？”《补识》引《解精微论》“阴并于下则足寒，足寒则胀也”为证，谓此“上”字当作“下”，因古文“上”字作“𠂔”，“下”字作“𠂔”，二者形似易误所致。又如《阴阳离合论》“搏而勿浮”、“搏而勿沉”二语，实难索解。《补识》指出：“勿”乃古文“为”字残缺左半之形误，（古文“为”作“𠂔”）一字之正，文意便豁然贯通。至于错简之处，如《太阴阳明论》、《三部九候论》、《经脉别论》、《八正神明论》、《疟论》等篇，约略计之，即得十余条，《补识》为之一一更正，读来便觉怡然理顺。

历代注家对《素问》中不少词语的注释，或众说纷纭，或数说俱失，往往令后学者莫衷一是。《补识》则广征博引，剖析入微，众说纷纭者求其是，两说俱失者正其讹，力求立论公允，切于实际。如《生气通天论》“因于气为肿”之“气”字，杨上善注为“邪气”，马蒔注为“水气”，张介宾为“营卫脏腑之气”，张志聪为“阳气”，高士宗为“风气”，胡澍为“热气”，真是人异其说，难知孰是孰非。《补识》多方考证，确认高士宗之注为是。指出古代“风”与“气”二字通用，引《广雅·释言》：“风，气也”为证。此节论四时之气为病，上文已言“因于寒”、“因于暑”、“因于湿”，此处自当理解为“因于风为肿”。验之临床，水气病中之风水面浮肿，即属其例。又如《六节藏象论》“天食人以五气”，对“五气”的解释，注家多宗“臊、焦、香、腥、腐”之说，唯吴昆

作“寒、暑、燥、湿、风”。《补识》经过仔细分析，认为“‘天食人以五气’与‘地食人以五味’对举，‘五味’为酸、苦、辛、甘、咸，‘五气’自当为寒、暑、燥、湿、风。《阴阳应象大论》云‘天气通于肺，地气通于嗌。’臊、香、焦、腥、腐，是食物的五臭，是入口的；风、暑、燥、湿、寒，是天之五气，才是入鼻的。”此说立论精当，令人折服。再如《征四失论》题解云：“徵字之义，吴训为证，志训为惩，义皆通，然恐非王氏所以改题之本意。《左氏昭三十年传》‘且徵过也’注：‘徵，明也。’彼徵过，此徵失，其义一也。况本篇原名《方论得明著》，则徵当训明，义更昭然。”

《补识》长于独立思考阐发经义，而不为注家所囿。如《热论》“热甚而强食之，故有所遗也。”“热甚”一辞，注家皆委曲其说。随文敷衍，如张志聪就认为是“伤寒热甚之时”。殊不知上文已交待“热病已愈”，下文又补出“其病已衰”，既病已愈、病已衰，又从何来“热甚之时”？《补识》指出：“盖此‘热甚’，乃食物之热甚，‘强食’乃强喂令其多食。因热病之治疗，必先‘饮之寒水乃刺之’（《刺热篇》）。护理上，更‘禁温衣热食’（《藏气法时论》），今食物热甚而强喂令其多食，则食物之热与内藏余热相勾结，两热相合，故有所遗。”可见《补识》对注家之说，心有定见，不盲从附和，经其阐发，经义自明。

《补识》虽尊重《内经》，但尊而不泥，对后人的创造和发挥，尤为推崇备至。如《通评虚实论》“溼而身有热者死”条下，谓：“溼而身有热，岐黄所不能治，千载而下，乃生仲景，深探身热无汗而见溼脉之秘，知为阳气怫郁在表而汗出不彻所致，断言‘更发汗则愈’，并垂教后人：‘何以知汗出不彻？以脉溼故知也。’”（见《伤寒·太阳篇》48条）一经指

出，仲景对《素问》精义的继承和发扬，也就灼然可见了。

《补识》善引古书以证经，使古书之义亦因此而明。如《缪刺论》论尸厥“此五络俱会于耳中”条下引《史记·扁鹊传》治虢太子尸厥，“使弟子子阳厉针砥石，以取外三阳五会”，《补识》既反对张守节注。也不同意《甲乙经》以“三阳五会”为百会穴。谓：“三阳，太阳也。少阳为一阳，阳明为二阳，太阳为三阳。太阳居外，主表，故谓之外三阳。《著至教论》云：‘三阳独至者，上为巅疾。’《根结》篇云：‘暴病者，取之太阳’，尸厥为巅疾，为暴病，故取之。五会即因‘此五络俱会于耳中’而得名，亦即下文所指之少商、涌泉、厉兑、隐白、中冲五穴也。”至此，使两千年来扑朔迷离之“外三阳五会”落到了实处。

以上仅是对《补识》特色的一个挂一漏万式的介绍，聊供读者参考。

总之，本书博采众长，剖析入微，立论中肯，说理严谨，能给人以启迪，诚乃学习与研究《素问》的必读之书。本书将获得中医界同道们的热烈欢迎，是无疑的！

项 平

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于南京

自序

《素问》称载道之书，为医书之祖，古代名医之学，多由是而出。西汉淳于意以诊法名标史传，皇甫谧称“其学皆出于《素问》”；东汉张仲景著《伤寒杂病论》，垂万世辨证论治典范，自称“撰用《素问》”。尔后自晋唐以迄宋元明清诸家，无不以尝其一脔，即以医鸣，史册具在，历历可稽也。顾辞意艰深，历来号为难读，加之年代久远，误文错简，时有所见，自唐·王冰次注以后，接踵者代有其人，开发童蒙，宣扬至理，披荆斩棘，厥功难没。徒以全文注释，难有通人，一则由于条件所限，多闻不屑于阙疑，于是不解者必臆度以为解；一则由于遵古太过，以为注疏不可以破经，于是难通者必委曲使之通。夫臆度为解、委曲使通者，离岐黄之本意远矣！《素问》精气之说，其源盖出于道家，常与形体为对待，精气为阳，形体为阴，凿凿可据也，注家则谓“以形精言，则形为阳而精为阴”；天真一词，亦道家语，《庄子》“真者，所受于天”，即其例证，注家则谓“天真者，天一始生之真元也”。凡此皆所谓臆度以为解也。脾主为胃行其津液，非胃为脾行津液，此常识也，“阳明者表也，五藏六府之海也，亦为之行气于三阳”，此错简也，注家则谓“为之，为脾也”，运太阴之气入诸阳也”；关阖枢三者，言阴阳之门各有三部：关为门闩，阖为门扉，枢为门轴。离之则三阴三阳，合之则一阴一阳，故谓之阴阳离合也。自关误为开，注家则谓“开者主出，阖者主入，枢者主出入之间”。凡此皆所谓委曲使

之通也。盖臆度为解者，解其局部必难解其整体，故持“形为阳，精为阴”之说者，至“天有精，地有形”则其说穷；委曲使通者，通于此处必难通于彼处，故持“开阖枢”之说者，至“折关败枢，开阖而走”则其说穷。是诚解其所解，非吾之所谓解；通其所通，非吾之所谓通矣！

日本汉医多纪元简知《素问》之难读也，乃一反全文通注之例，摘其疑点难点，采集诸家之说而是正之，诸家之意有未惬、义有未尽者，则加按语以申己意，其疑而未决者则阙而置之，于公元1806年成《素问识》八卷。后四十年，其次子元坚继承父志，又有《素问绍识》四卷之作。两书取材严谨，立论客观，鄂人杨惺吾氏1880年访书东瀛时，即谓多纪之书，有三善焉：“宋元以来，儒与医分途，业岐黄者不问经史，多纪则胸罗四部，一字无假，此一善也；《素》《难》《伤寒》，传自秦汉，古言古义，谬解实繁，多纪则旁稽《苍》《雅》，疑滞皆通，此二善也；病情万状，昔无今有，拘者泥古，食焉不化，多纪则有善必录，不弃时贤，此三善也。”余年十有五从叔父仁斋公习医，二十一岁时始矢志读《素问》，于疑难处，多所未解，遍索诸家注释，不惬意者仍多，方自咎知识浅薄，不敢疑议前哲。及读多纪氏书，遂觉灵钥顿启，视野廓然，乃知群公注释、其精辟独到、直撷精华者固多，而委曲使通、臆度为解者正复不少。此无他，全文通注之难也。孔子有言：“举尔所知，尔所不知，人其舍诸？”多纪氏之书有益于读者明矣。

自《素问绍识》成书以来，又历一百四十年，此其间英贤辈出，于《素问》一书刮垢磨光、勾隐发微者大有人在。诸如清未经学家考之以音韵训诂，现代考古学家证之以出土文物，而并世耆贤、杏林新秀，或出教学所得，或事科研所

及，多能匡正误文、阐发精义。此皆多纪氏父子所未见。即使先秦典籍，后世专论，涉及《素问》者不少，或为多纪氏所不见，或见之而未采摘者为数尚夥。不揣鄙陋，爰将平日读书笔记及教学心得，仿多纪氏例，加以整理，复选前修卓识、后贤创见，补苴罅漏，裒集成册，颜曰《素问补识》。补所阙脱，识其管见，凡诸疑难，务求通贯。众说纷纭者，援经文以定其是非；误文错简者，析义理以复其本原。循古人之言，探古经之理，庶几此处与彼处不悖，局部与整体一致，虽时移世异，论说或迂；而薪尽火传，源流自畅。其隐晦艰涩，蠡测难明者，悉付阙疑之例，以待教于高明。

庄生之言曰“水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舟也无力。风之积也不厚，则其负大翼也无力”。积学不厚如我，而欲上穷《灵》、《素》，探祖国医学渊源，其“无力”也，尚何待言？初稿差就，曾以部分文稿，千里驰书，就正于南京中医学院吴考槃教授，多承指正；湖南中医药研究院李聪甫研究员及南京中医学院青年学者、《内经》专家项平副教授相继惠书，匡其不逮；其他同行旧雨，海内神交，有来函专题切磋者，有奖饰慰勉者，他山之石，惠我实多。而莘莘学子执经问难，亦时有启迪之功。皆此书之所赖以玉成，谨此并致谢意！

本书属稿，萌意于1980年研究生班讲课时，1982年始着手执笔，嗣因主编学报，心力交瘁，几于无暇及此，朝乾夕惕，不改初衷，有时仅日书数行而已。1988年退休后，又奋其余生者一年有半，增修润色，乃竟全书。前后历时八载，易稿数四，小女静娟以工作余暇，协助整理，反复缮写，劳绩实多，因附其名。

双 峰 胡天雄

一九八九年秋日于湖南中医学院

在本书出版过程中，得到我院领导特别是副院长刘伟士、刘志辉两同志的大力支持，科研处江一平处长、尤昭玲副处长及向华林、王瑞珍等同志也从各方面给予帮助，谨此致谢！

作 者

凡 例

本书所用条目，以《黄帝内经素问》1963年人民卫生出版社横排版为底本，底本虽误，亦不更动，如藉藉之误为借借；亦有迳予改正者，如尻之误为尻，均于按语中加以说明。其未简化的繁体字，除特殊情况外，均按《简化字总表》规范予以简化。所据主要校勘参考诸书，《灵枢》用1963年人卫横排版，《甲乙经》用刘衡如氏校本1962年人卫版，《太素》用萧校本1965年人卫版，《巢氏病源》用清刊《周氏医学丛书》1955年人卫影印版，《千金方》用江户医学影摹北宋刊本1982年人卫版，《外台秘要》用1955年人卫影印经余居藏版，《素问识》、《素问绍识》用1936年世界书局版。

在本书撰写期间，得读中医研究院针灸文献研究所影印日本仁和寺新发现《黄帝内经太素》缺卷复刻本三卷，其中第十六卷、二十一卷为今本《太素》全缺者，第二十二卷为部分缺佚者。其第十六卷为《诊候之三》，分《虚实脉诊》、《杂诊》、《脉论》三部分，涉及《素问》者有：《玉机真藏》、《刺志》、《通评虚实》、《脉要精微》、《腹中》、《病能》、《四时刺逆从》、《阴阳类论》、《著至教》、《示从容》、《经脉别论》，凡十一篇。涉及《灵枢》者有《论疾诊尺》一篇。其余两卷皆《灵枢》文，使《太素》脱佚文注，得以部分重见于世，诚为幸事。惜原刻文字脱误太多，未能精校，为美中不足耳。凡本书引用《太素》文注不见于今本及新校正者，即此复刻本之文，不另一一说明。

凡采用注家姓名，初见用全名，再次出现时但用其姓，如王冰但用“王云”，张介宾但用“张云”。其同姓者，则用名之一字，如张志聪用志云，张琦用琦云，一仍《素问识》旧例。

王冰次注《素问》，有功千古，自宋臣校正后，遂为后世读者所宗，亦为历来注家之所本。而历来注家采用王注，多不标其姓名，除非对其提出异议时，乃指名道姓而斥之，其意以为王注自有次注本在，无劳列举。近世注本日多，学者多不读王注，于是遂给人以假象，以为王注错误百出矣！功之首，成为罪之魁，不平孰甚于此！本书引王注独多，一以见后世注家之说，多自其所出；一以见王注亦有误处，后来注家犹有青蓝之胜者。至于王注精义，有不易领会处，后人学未深造，而随意非议，则非之者之非，非王氏之过，遇此等处，好为拈出，详加剖析，意在明经，亦以辨诬。

《素问》篇目下，新校正每篇皆有按语，说明本篇原名某，出全元起注本第几卷，既使后人对现行《素问》成书因革，了然于心，有助于对王氏序文的了解，亦使后世注家一些牵强附会之说，得此一扫而空，有利于学术研究与整理，故逐篇备录之。

清代朴学大师王念孙有言：“说经者，期于得经意而已，前人传注，不皆合于经意，则择其合经者从之，其皆不合，则以己意逆经意而参之它经，证以成训，虽别为之说，亦无不可。”故书中喜罗列旧注，评说是非，纠错正谬，不避狂妄之嫌，意在畅发经义而已。

《素问》先秦之书，古文古义，所在多有，稍有疏忽，即可误识其文并误解其义，《宝命全形论》“木敷者，其叶发。”林校引《太素》作“木陈者，其叶落”。发，即废字，与落字义

犹可通，惟“木敷”“木陈”，将何以别其是非？考《玉篇》阜部云：“陈，或作敷。”是敷乃陈之或体。盖陈字古作𨾏，简其右作𨾏，简其左则作敷，又变其形作敷，皆𨾏字也。敷与敷，外形极相似，王本之误陈为敷，得此而义遂昭然。《阴阳别论》“二阳之病发心脾。”脾，本是痹的古文通假字，与下文“三阳为病发寒热”句式同，皆言病症，非言病机，此有《太素》可证。注家以脾作本义字理解，又为之广饰方论，《素问》“心痹”之义遂晦。诸如此类，可见读《素问》者于文字、音韵、训诂之学，不可不讲求之也。故本书每于一字之微、一词之隐，亦喜旁征博引，不嫌辞费，务求磨洗尘句，归于明朗，以达义理透彻之目的，亦藉省读者翻阅考证之劳。

《素问》撰非一人之手，又经后世浅人改易，故往往纯驳互见，精粗杂陈。其精纯处，直有非今人所可想象者，后世得其传而可考知者，仓公仲景二人而已。仓公之学不传，惟于史传《诊籍》中窥其一二，仲景之学则有《伤寒》、《金匱》在，可按循而得其大略。故书中每有涉及二公学术处，必详加探讨，以见渊源之有自，并非故意滋蔓。

循《素问识》例，本书对七篇大论不加诠释，自亦不宜引用，然因其书晚出，文意较明畅，不如先秦文字之古朴艰涩，有能互相发明者，亦偶一引用，以评辨注家得失，所谓“先圣后圣其揆一”，故未严加区别。

本书材料，或取之平日读书笔记，或选自教课讲稿，或摘录于发表报刊文章，故文体驳杂不纯，因精力不继已不能一一为之修改统一，但取达意而已。阅者谅之！